



欧 阳

娘娘腔、偶像和『男子汉』

“娘娘”这个词最近火了一把,其意所指就是男人有些阴柔过了,娘娘腔加身,可为什么命名为“娘娘”我就没太明白。

不太明白的还有,因为这个新鲜肉的特征、支持和反对的不去研究“娘娘腔扉”背后的原因,居然随手拿起“男子汉”的旗帜和粗陋的感性审美说辞互怼起来,像“少年娘则国娘”和审美的多元化什么的,有点乱。

审美的多元化这种问题涉及美是不是有标准这样的大学问,不少人认为有,但坚持个性化的貌似也有道理。所以啊,太复杂了,就不添乱了。

可作为还没有习惯“娘娘”风格的老派人士,对那些反对新鲜肉的大使高论,却也不好引以为同道。别的不说,“玉面郎君”就不是男人?这个恐怕难以说服那些喜欢姣好面容的女士吧?尤其是那些中年已过、积累了丰富生活经验的人。至于动作“娘化”更是无厘头的说法。以伏波娃的洞见,女人不是天生的,而是变成的。意思是抛开生理上的特征,关于女人的行为举止,甚至思维范式等,不过是男权文化社会中社会积习的僵化界定——实质上并没有客观的男女标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男人显然也是如此,女性化的男人未必不是男子汉,就像女汉子依旧是女人一样。

让人困惑的是,诸多反对“娘娘”的使客差不多一致认为,孔武有力,或者还五大三粗,然后再有长相粗犷的属性之类,这种外表的刚性才有男人样——那些支持新鲜肉的队伍也不例外地持有外观决定论的同类高见,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说公鸡身上的锦毛。

是不是男子汉和长相有关系?好像没有吧。人是智识动物,如果我们一定要给“像个男人”做一界定的话,那一定是责任、担当,或者再加上宽容、勇敢以及流行甚广的偏见,如更理性之类……无不是心智上的考量,和长相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要我说,对人的审美也应该是如此。试想,一个貌美如潘安的白痴,即便是痴迷新鲜肉的人也不会觉得美吧?

所以啊,真不能拿长相以及肢体行为,这些外表展示的现象来推断结论。

虽然如此,但“娘娘”独大显然还是有些不妥。这种现象实际上是资本营造的偶像诡计。要说这也没什么错,人家为的是赚钱嘛。真正需要质疑的是,何以有那么多人被商人牵着鼻子走,不惜勒紧裤带省吃俭用地去追随。

不知道焦虑的大使们想过没有,一个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会有如此盲目的行为吗?我以为不会。以我在生活中的观察,只有那些人云亦云的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了逐利资本所诱拐——无论是青少年还是大妈级别的成年人,都是如此。

那么问题来了,有那么多人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吗?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,兴许我们可以从影视——这个“娘娘”、新鲜肉的根据地——普遍的一些倾向来窥探一下。

偶像崇拜不是一两天了,不知道那些新鲜肉如果身价微弱是不是还能有偶像的名分,撇开金钱欲望的诱惑,那些觉得用脑很累的偶像拥趸能从偶像身上收获什么呢?

因为不了解偶像俘房们的思维逻辑,这还真不知道。不过就国产的影视剧而言,绝大部分影视剧,包括那部票房创纪录的情怀影片,几乎都充斥着非逻辑的神演绎,幼稚的酷、搞笑的潇洒,还有不习惯思考的少年儿童容易接受的“大智慧”,以及经不起诘难的各种武断结论,填鸭般狂轰滥炸,结果,复杂的,或许还荒诞的社会、人生,充斥着十几扮家家那样的感性判断——粉丝们不仅不去质疑角色行为的荒唐、幼稚,反而立场、情怀先入为主地拒斥他人的不同论调。

显然,这些才是聪明资本任性的底气。然而,我们不应该归罪于资本行为,甚至不该指责影像娱乐节目,不管怎么说,电视台不会热衷没人看的节目,既然很多人喜欢倾听文盲一样的演员(新鲜肉)大谈人生感悟和意义,人家当然要迎合宝贵的受众,不是吗?

行文到此,我忍不住想提个问题:众位反对“娘娘”的家长或者还有老师们,面对成长中的孩童,你们是执着于灌输私有的、过去式的、未必适应发展的结论式观念呢,还是放任、启发他们建构自己(未必正确的)判断系统呢?不夸张地说,如果是后者,大可不必忧虑“娘娘”们会误了孩子的前程。

淡 淡

马云龙

喜欢淡淡这两个字,喜欢淡淡这种感觉。

淡淡的白云,淡淡的山岚,淡淡的晨雾,淡淡的暮霭,淡淡的茶,淡淡的酒,淡淡的熏香,淡淡的陶醉。

淡淡,那么普通的两个字,那么完美的一种结合,往左是无滋无味的水,往右是烈焰烧身的火——水火交融,却营造出那么和谐的一份心境: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,不偏不倚,恰到好处。

抛弃了权势的心是淡淡的,看轻了金钱的心是淡淡的,参透了情爱的心是淡淡的。

没有大喜,没有大悲。

淡淡的欢欣,淡淡的微笑。

淡淡的思念,淡淡的牵挂。

淡淡的得,淡淡的失。

淡淡的来,淡淡的去。

淡淡的思想,淡淡的人生。

工匠是一个民族的精华,一个民族的柱石,一个民族的脊梁

工匠之歌

阿 莹

我刚刚参加工作就知道工匠厉害了。

以前我所在的那个兵工厂是一个生产炮弹的企业,厂里的冲压机是企业的核心设备,但那些轰隆隆压轧钢板的冲程时常漏油,也就是套住冲程的密封圈用不了几天就会开裂,懊恼的是更换一次密封圈常常要耽误半天时间,那时候部队催得紧,机器趴在那里喘气,操作工完不成任务火就上来了,常常把维修工骂得狗血喷头。

后来从东北调来了一个姓韩的师傅,好牛呢,全厂唯一的八级工,工资跟厂长差不多,他做的密封圈两三个月不裂。从此炮弹生产月月完成计划,动辄就会敲锣打鼓把大红喜报送出去,人人都觉得脸上有光泽,好多师傅羡慕其中的诀窍,都在想怎样才能一招鲜吃遍天,可老先生三缄其口不理不睬,人们便称他为韩皮匠了。

在他日益膨胀的名气里充满了太多的传奇,各种各样的故事且把人们耳朵灌满了,我也感觉惊讶悄悄跑到皮室外窥探,小小的操作间好像没什么特别,一个案子,一个电炉,一个油槽,一堆牛皮,一架台式压力机,后来跟我一同进厂的他孙子悄悄告诉我,那秘密就在那个黑乎乎的油槽里,传说老人家一到制作的关键时刻就把徒弟们支出去,自己闪上门往油槽里美美地尿上一泡,密封圈就耐用得一塌糊涂了。

为把这项技术传承下去,工厂给他配了三个徒弟,可怜的徒弟跟他学了二三年,把制作皮圈的每一道工序都背得滚瓜烂熟,还一次次耳贴门扉偷听师傅的秘密,便也知道往油槽里撒尿了,开始一个人尿,后来三个人尿,满屋子弥漫着骚乎乎的味道,却始终不见像样的密封圈

做出来。

遗憾的是直到老人家退休也没人能掌握他肚里的诀窍,似乎八千多人的兵工厂离开了他就玩不转了。多年后我有幸翻看了老人家的档案,档案不厚,字迹潦草,但每一页都流露着学艺的艰辛。我明白了,那些令人垂涎的“一招鲜”,是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摸索的秘密,也是他赖以生存的看法宝贝,他当然珍惜得跟命一样了。

所以,我说工匠是一个民族的精华。

后来我离开了工厂,失去了与工人师傅直接接触的机会。去年在选拔大国工匠的时候,我到 一个航天企业见到一位钳工师傅的照片,一双灼人的眼睛,非常腼腆的样子,旁边人是他的徒弟,告诉我,师傅叫曹化桥,有一手绝活。我问什么绝活?他说火箭上有些无法用机械完成的形状,都是师傅一刀一刀削出来的,尤其是火箭喷注器上的小孔更是微小,精度只有头发丝的几分之一,曾经有沿海企业高出几倍的薪水想挖他走,都被他拒绝了。

我被他感动了,问道:“你师傅怎样练成的这手绝活?”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:“我院火箭 20 多年没出故障,与师傅的精益求精相关呢,师傅为了保护眼睛胜任业务,有 20 年没有看电视……”天啊,是 20 年吗?我以为听错了,但周边人都肯定地点点头。

是的,为了工作,为了任务,竟然可以 20 年不看电视!我盯着创新室里那张没有微笑的照片,心里咯噔一下,真真难以想象,电视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,离开电视有些人也许会疯癫的。20 年如一日,该有多么顽强的毅力啊!我想去见这位可敬的师傅,电话过去却婉言谢绝了,好像在他眼里这种事平淡得司空见惯,这才是真正的低调务实不张扬啊,工人的谦卑撞击着我心脏最柔软的地方,感动得我真

真无地自容!

所以,我说工匠是一个民族的柱石。

我没想到又一次见到航天四院的徐立平是在 18 年之后。我曾经采访过这个冷峻的年轻师傅,他的事迹听得我血泪喷张。

由于火箭发动机试车发生故障,怀疑填充的发射药夹存气泡,他在那个温润的季节钻进了发动机,手持一把铲刀,硬是把成吨重的发射药,一铲一铲地削下来。那几天似乎并不热的,但汗水竟顺着脖子直往下滴,因为他切除的是发射药,每一刀下去都可能摩擦起火,一旦起火后果恐怖得让大地都会颤抖。但我们的 小徐无畏地钻了进去,当他三天后把最后一块发射药从发动机里逃出来,旁边人都向他伸出了大拇指,但他只是淡淡地笑笑,我想那笑靥绝对是一道与狼共舞的风景!

然而,整整 18 年过去了,我又一次见到他时,想不到他依然在那道与死亡调情的工序上劳作。我问他怎么不换个工种?他说发射药的形状有时会毁掉期待的轨迹,而那些形状只能一刀一刀切出来。我想,小徐应该算一个真正的汉子,他从事着在发射药上雕刻的艺术,他不是靠“胆量”冲击了一二次排险,而是在为那个痴迷的“情人”梳妆打扮了 18 个春秋。

18 年了,他有太多的时间,可以犹豫,可以退缩,可以另辟蹊径,但他似乎想不起来,这已经不仅仅是胆略使然。我又一次被这种崇高感动了,



制图 张 芳

我注视着他戴上了金灿灿的五一劳动奖章,走进了时代楷模的播演大厅,但他始终很腼腆,脸上始终挂着职业的淡定。是啊,只有当你目睹了他那无言的微笑,才可以感受到他身体里澎湃的激情,才可能明白我国为什么可以释放一个又一个精彩的飞行。

所以,我说工匠是一个民族的脊梁。

野葡萄: 酸了味蕾 浓了乡愁

杨 瑀

画家韩宗华先生有一幅水墨葡萄画,勾勒着青、紫、黑三色葡萄,且配有一句小诗:“紫龙青藤一架生,星编珠聚透晶莹。”“星”和“珠”比喻形态,“编”和“聚”拟人行为,且颇具动态,“嗖”地一下跳进了我的眼帘,把我目光牵引到千里之外故乡的小山沟里。

儿时的小山沟里,少有人见过或吃过诸如玫瑰香、马奶子等正宗葡萄。大体只晓得,在灌木丛中,偶尔会遇到一串串野果子,被称为“野葡萄”。长大后,想探个究竟,翻遍资料,觉得有点儿像《诗经》里“六月食郁及薁”的“薁薁”,枝细有棱,叶阔果黑。

野葡萄的家,大多安顿在漫山遍野的灌木丛和刺枣、野柳和黄櫻树上。他们从阳春三月始,恣意生长,凭着淡黄色卷须,左附右攀,在生命力极强的野草、灌木中争得一席之地,崭露头角。待到碎黄小花开遍,也随风清香,引风招蝶,毫不逊色于同期绽放的金银花。

挂了小果,如绿豆,碧绿轻巧,一团一团,一簇一簇,星编珠聚,形态若石榴籽般。从此,野葡萄便正式进入孩子们的世界,成为那个年代少了的搞劳味蕾的滋味。

不多时,野葡萄就开始分化为绿、紫、黑色三类,其中黑色最少,被我们反复品鉴为上等货色。在我们眼里,黑就是王道,酸就是圣旨,指引我们去不畏荆棘,不畏蛇虫,撕破衣服,扯坏裤子,也依然无知无畏地去攀爬找寻。

我们寻遍满山,一路抢夺,就像侵略者对付殖民地一般,将其一一瓜分,这串是你的,这串是我的,那串是他的。长到比黄豆粒大些,他们便更不得“安身”,常常被我们“骚扰”。

我们这些小馋猫见天光顾,用轻巧的拇指和食指,一粒一粒地反复捻揉,直到差不多软了,便欣喜地摘下。谁先摘下,就先吃谁的,尽管之前各属已有,可真正摘下来,总是大伙分享,你一粒,我一粒,用指甲轻轻地揭开薄薄的皮儿,皮下渗出一汪清甜的汁水,青色的果肉纹络分明,像极了带有絮状的玉珠。放到嘴里的动作,极其轻巧,就像一年到头吃一次大白兔奶糖时的模样。入口后,大家慢慢咀嚼,静静地,都不吱声,然后,开始有小伙伴惊呼“酸啊!”。接着,喊声一个接一个,直到大家都摇头晃脑,哈哈大笑,开始大碗喝水。这是我们自创的“叫酸”游戏,比的是“耐酸”的本领,看谁能忍到最后 一个“叫酸”。如今回想起来,那极酸的野葡萄只是还未完全成熟罢了,便无一幸免地被我们斩获。

除了我们自己吃,家里的大公鸡也有份。平日里,专横的大公鸡会时常欺负我们这些小孩,啄谷有米粒的小腿,踢有汤汁的下巴,生疼生疼的,我们对此耿耿于怀。摘了葡萄,我们也不忘“回报”下它们。淘气的孩子在院里,使劲地把葡萄抛到空中,引逗大公鸡,一向高傲跋扈的公鸡也屁颠屁颠地跟着葡萄转,鸡爪和鸡冠跟着在空中画圈,野葡萄颗粒小,被它们直接“囫圇吞葡萄”了。抢到吃的,它们自然得意洋洋,可不一会儿工夫,便摇头摆尾,张开嘴巴,拼命往土堆里钻,粘得满嘴泥巴。原来,吞进去的葡萄开始破皮,酸性发作。这时,孩子们便才有了报大公鸡一“啄”之仇的快感。

如今,故乡的小山沟里是否还葡萄着恣意生成的野葡萄,是否还有孩子们如我们儿时一样,抢夺野葡萄,玩关于葡萄的游戏?远在千里之外的我,时常回味着那丘陵山间灌木深处的野趣,那股沁人心脾的酸。这野葡萄勾引着我的味蕾,浓郁着我的乡愁,指引我抵达千里之外的故乡。



小孩不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能交朋友。

赵春青 画

春色满园

的春天——以他名字命名的“菲菲书社”,在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开张了!那一天是春分,艳阳高照,万物复苏,宋菲菲第一次笑得那么灿烂。改革开放后,允许搞个体经营,对于他这样的残疾人个体经营者,相关部门不仅把执照送到家,还特殊照顾免收所得税,河北省沪援化肥厂奉献爱心,免费帮他制作了一个铁木结构的书亭。从此,这个来自东北的残疾小伙子,光荣地成为一名自力更生的个体劳动者。

创业路是艰辛的,有毅力的人终会换来收获。1987 年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关于菲菲书社的文章,赞誉他坚持卖健康书、合法书、平价书。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他的故事,讲述在改革开放中,菲菲书社从无到有,三年销售书刊 90 万册,彰显残疾人的人格尊严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,拍摄了电影《北京菲菲书社》;中国新闻社把菲菲书社收入大型系列电影《中国》,在海外放映后,很多华人在信中说:“祖国的改革开放,让一位弱势群体得到长足发展,社会地位空前提高,让我们海外赤子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。”

1988 年 3 月,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正式成立。看到电视上的残疾人联合会会徽,从不轻易落泪的宋菲菲,激动得热泪盈眶。透过会徽的中心图形和边线采用金色,宋菲菲仿佛已经看到,中国残疾人事业沐浴着阳光,生机蓬勃,欣欣向荣……

1990 年 9 月 22 日,第 11 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,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,引起全世界的瞩目。当“亚运之光”火炬在喜马拉雅山被采集后,最终汇聚于首都北京,整个中华民族的豪情瞬间被点燃了,而宋菲菲作为全国优秀残疾人代表,有幸在观众席上见证了这种神圣的时刻!

更可喜的是,他也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,在促进